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书

再喋喋不休。

里莫名地忐忑起来。

低着，声音有点艰涩，我们，不要再继续了。

，对秦远贵，还是指，我俩的关系？

我俩的关系。

为什么？

锋利的刀，我觉得，你，更可怕！她扭头跑了。

注。

重树阴将我从头到脚裹得铁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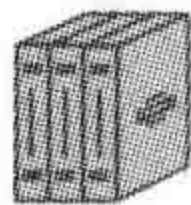
三叫

张小牛 著

书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三叫

张小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叫 / 张小牛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648 - 2672 - 7

I. ①三…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4131 号

三叫 San Jiao

张小牛 著

◇策划组稿: 李 阳

◇责任编辑: 何雅静 李 阳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2672 - 7

◇定价: 32.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731. 88872256 88872636

投稿热线: 0731. 88872256 13975805626 QQ: 1349748847

目 录

街上的阿强	001
上路谣	036
每天都吃南瓜子	076
三叫	106
关于梅得仲的名字解读	142
调查	172
小镇	205
后记	242

街上的阿强

好像是孙燕姿唱的什么歌里有两句这样的词吧：“街上的人跟我那么的相同，却又那么的不同。”这歌词太符合阿强了。阿强今年二十三岁，身高一米七七，长相虽然算不上帅，却也是一张这个年龄应该有的阳光脸，漾着光泽，绷着弹性，两颊还点缀几粒青春痘，整个人毛茸茸又嘎嘣嘣的。这样的阳光男孩在城市的大街上每天多得能像过江之鲫，但阿强虽然自嘲是“街上的阿强”，却并不等于其中的一鲫，因为他没有像许多阳光男孩一样在街上走得生动鲜活。他在街上呆着主要是慢慢地挪动，头上还不分天气地戴一顶橙色长舌帽，身上同样不分天气地穿一件橙色反光马甲，手里也不分天气地抡一柄竹枝大扫帚——没错，这就是扫大街的行头，阿强正是一名年轻的男清洁工呢。

之所以强调阿强是“年轻”的“男”清洁工，是因为在人们的概念里，扫街的清洁工基本上都是大嫂大妈，个子不高，眉眼平平，帽子下掉出来的头发全都枯黄得像包谷须，一张风吹日晒的脸也有点像腌过的茄子。现在冒出一个男的，还高高挑挑，还一脸阳光，还毛茸茸嘎嘣嘣的，就真有点鹤立鸡群了。

只是阿强很不情愿鹤立鸡群，时代正在跑步奔向工业社会，一名当代大学生完全应该大有用武之地，谁愿意当一名每天扫街的清洁工呢？但阿强一时没有别的法子，如今的就业形势太严峻了。环卫站的站长对他说：本科生都有当保姆的呢。站长没把话说完，站长没说完的话阿强能听出来：你一个大专生还扫不得大街么？

阿强是师专历史系毕业的。历史系就两个班，一共四十五个人，据阿强不完全统计，顺利找到自己还满意的工作的有三四人，凑合着找到工作的有四五人，勉强捞到一份工作的有六七人，很不情愿接受一份工作的有八九人，

东寻坑西找幽一直四处找临时工作的有十一二人，毕业几个月了至今还在待业的有近十人。阿强属于“很不情愿接受工作”的。虽然他知道如今走出校门找到专业对口薪金满意的工作，比找个又漂亮又有品位还得是处女的对象难得多，但揣着大专文凭来扫大街，这无论如何算个浪费知识玷污面子的事儿吧！阿强一开始坚决不往这方面想，他不甘心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还找不到凑合着或者至少也是勉强着的工作了。他前前后后跑了八个人才招聘会，跑得一次比一次心灰意冷，那些用人单位眼睛都盯着天，这个要对口研究生，那个要两年以上工作经验，这个声明薪金不高，那个强调不能怕条件艰苦……没法子，如今是买方市场，僧多粥少就该人家牛气，只能让一大批求职者揣着个人资料像难民一样在招聘市场涌来涌去，那其中有多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啊！阿强愤慨了，也失望了，他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哪怕是勉强的工作。一家水泥厂倒是愿意接受他去办公室写材料，问他文字功夫怎么样，有没有文章拿出来看看。他只能摇头。有同学说他呆，不会网上下载一篇？他却不愿意作假，没找到满意工作还能丢了人格？何况这事也骗不了人家太久。还有一家化工企业愿意接受他，说是去搞劳资工作，但薪金只有八百，加上奖金也不会上一千。他犹豫一阵动了心思，先干着看看，那小企业的劳资工作应该不难学吧。但母亲坚决反对，理由是电视里刚刚报道了一家化工企业爆炸，没说死了多少人但肯定死了不少人。化学这东西太吓人了，美国打伊拉克不就是喊着要灭化学么，呆在这样的企业比呆在伊拉克还要缺乏安全呢。父亲也支持母亲的观点，父亲还将母亲的观点作了延伸：任何工作钱在其次名声在其次，唯有安全第一。因此父亲比母亲还多了一个态度：实在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先接母亲的班吧，到底在自家门口工作，能让父母关照着，尤其是环境安全，虽说汽车多了点但很少听说有清洁工被汽车撞了的呢。母亲也紧跟着响应父亲提议，说西安不是有个卖猪肉的还是北大毕业也是学历史的么！远的不说就在咱们湖南的株洲，还有个作家擦皮鞋呢！父母亲虽然都在环卫站工作（父亲先是掏大粪现在管公共厕所维修，母亲始终扫大街），但他们都是爱看新闻的，知识面宽了鼓动独生儿子就有着十分充分的理由，而这些理由最后还通向一个阿强暂时尚未认识但父母亲都掌握了规律：在中国，大家不愿意做的事情最容易宣传，一宣传就会出名，一出名就有大前途。阿强一个大学生扫大街还能扫多久么。

不管读者相不相信，阿强就这样接了提前内退的母亲的了。他首先是觉得母亲身体不好心脏关节都有毛病，不能太让母亲焦心了，接受父母亲的

建议也算份孝心吧；其次是觉得念了十五年书也得自食其力不能再让父母亲养着了，先抡大扫帚干着吧，反正也不打算干多久，就像爬山先在半腰找个歇脚点，再仔细看看该挑哪条路上山去；当然再其次便是合着父母亲掌握的规律存了一份期盼，真能出个名再借了这名得份好工作那也好啊！西安那位眼镜屠夫被媒体一宣传不是好多单位争着要么，他最后挑了家对口的事业单位呢。不过那眼镜先生好像卖猪肉卖上瘾了，一把砍肉刀还舍不得丢，每天都赶早卖了猪肉才去事业单位上班，弄得许多人至今还在争议，名牌大学出来的人究竟该不该卖猪肉？

只是，阿强扫大街已经快三个月了，除了时不时有街上行人多看他几眼，并没有媒体注意他。阿强的父亲也有点纳闷了，问阿强：是不是记者没在街上跑了呀？阿强说：县电视台那辆面包车经常在街上穿过去呢。阿强的父亲说：就没注意到你？你看到那车来了赶紧往街中间扫呀。阿强的母亲立即发了急，大瞪着眼：扫街中间只能后半夜那趟班，白天车窜来窜去，站到街中间不怕车撞了呀？一辈子不见记者也不能出危险呢！阿强也说：那样太作秀了！我懒得哩，爱采访不采访！

但阿强心里也像父亲一样有点纳闷，莫不是西安那个眼镜屠夫让媒体的眼睛也变近视了，大学生扫街也并不惊异？他特意去网上发了个帖子，请网友们对卖猪肉和扫大街孰轻孰重评价一下。只是有兴趣评价的网友并不多，大家的神经都被爱显摆床上体验的木子美，爱炫耀胸脯屁股的芙蓉姐姐，还有爱为猪唱歌的香香之类的网络新星拽过去了。阿强一共才收到四十二条跟帖，不过观点几乎一边倒，三十七条认为卖猪肉比扫大街好不了多少，四条认为两种职业属同样档次换了自己都不愿干，只有一条认为卖猪肉和扫大街没有轻重之分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阿强冲这条帖子重重撇了一下嘴，而后又久久地望着电脑发呆。三十七条一边倒和四条两边压的帖子都说明，自己干的这个扫大街的职业的确是让多数人都看不上眼的。只不过他毕业的师专太没名气而他的大专文凭也太没分量，与西安眼镜比起来就太让媒体没兴趣了。这的确也是怪不得媒体的，怪自己只能挣上师专学校的薄文凭，扫街也只能扫得默默无闻了。

阿强虽然谅解了媒体，但心绪却是越来越变得浮躁起来，浮躁当然容易让人变得脾气不好，阿强就免不了会与行人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矛盾。这一天就又发生矛盾了。

正是上午，阿强在街边紧一下慢一下地抡着扫帚。天气非常好，阳光金灿灿的很有质感，似乎摸一下都能摩挲出金属般的声音来。这才是真正的金秋艳阳，将前几天寒流带来的阴冷一扫而光，整个大街顿时兴奋起来，街两边的店铺都抖擞了许多，招揽生意的音响激越高亢，街上行人也多了不少。这情景应该是令每一个人都精神起来的，但阿强却精神不起来，他觉得整个大街太混乱嘈杂了，好比一条雨季发了大水的河，浑浊而喧嚣。这就是县城的档次，市里稍微好一些，阿强在市里读师专时常常跟同学去街上溜达，宽敞的街道漂亮的路灯高大的树木让他觉得比起家乡县城来感觉爽多了；而省城长沙又更加上了档次，汽车都不准鸣喇叭，非机动车一律不准上机动车道，一切井然有序，让人觉得现代文明就在街上跟每个人点头打招呼呢。

阿强紧一下慢一下地抡着扫帚，脸上有一种鄙夷之色，眼皮却懒懒地耷拉着。差不多整个一条大街都令他反感，只有旁边一家鞋店放的音乐能让他的坏心情稍稍稀释一下，那是电视台刚热播过的韩剧《大长今》中的主题曲。韩国人就是聪明，将一部讲做菜的电视剧弄得那样抢眼球，阿强的母亲每天晚上看得唏嘘不已关节都不疼了；那主题曲也好听，曲调悠扬而又节奏鲜明，旋律透出一种向往美好生活的迤逦和活跳，连从来不哼歌的阿强母亲居然也要一边做饭一边哼两句“乌达啷乌达啷哎珠达……”

阿强在扫到鞋店门前的街道时放慢了脚步，只有这鞋店有点素质，音响控制得不炸人，但也只有在这门口才能将差点淹没在喧嚣里的《大长今》主题曲听得清晰一点。阿强要在这里多听一下，就像陷在浑浊里的人需要吸点氧一样。

但阿强没想到的是，就这点氧也要遭人破坏了。一个干嘎嘎的嗓门直邦邦捅进他耳朵里来，唱的就是《大长今》主题曲，词却改了：“武大郎武大郎挨猪打……”

阿强眉头一弹抬起了头，唱歌的正走在他身边，年纪跟他差不多，歪着板寸头抖着肩膀。旁边还有两个伙伴，年纪略大一两岁，都在呵呵笑。三个都是感觉好得不得了的样子。

阿强接口就唱：“猪脑壳猪脑壳这猪脑壳——”

那三个人一齐扭过头来了，盯住阿强。

阿强也盯住他们：“看什么看，一个抡扫帚的。”

板寸头转过身来，问阿强：“你刚才撿谁呀？”

阿强偏开脸：“谁像武大郎我撿谁。”这板寸头顶多一米六，在阿强面前

当然算个武大郎。

板寸头扯着脖子：“咦耶——，你这抡扫帚的劲火蛮足啊，你扫你的街，我截了你哪一节？”

另两个也转过身来了，眼睛全瞪着，一个说：“口气陡得很嘛，以为自己是珠穆朗玛峰？”一个说：“去给姚明当崽也是个武大郎哎！”

阿强毫不退让：“给你们爷爷当崽就是武松呢！”

那三个全嗷嗷叫起来，嚷着这个扫街的还真敢欺负人啊！一齐捋着袖子摆出要上阵的架势。

阿强也将大扫帚横在身前，瞪起了眼。今天就爆发个战争吧，天天这么扫街人都扫蔫了。

好些行人也围了过来，大家都是爱看热闹的。

但战争却没能爆发，硝烟刚起就被制止了。一辆警车正好路过这里，嘎地停住，一个穿制服三十出头的警察跳下车来，大声吆喝：“干什么？”

阿强没做声，他认识这警察，还是大二回来度寒假时在电视里见过的，那张汤圆脸实在好记。

这警察扬着一张汤圆脸大步走过来，首先将那三个一身绷得铁紧的人扒开，那三个立即呱啦呱啦向汤圆脸说了事情原委。汤圆脸摆摆手：“算个什么事呀！都撑太饱了吧！散场散场，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那三个还不情愿走，要汤圆脸给他们讨个说法。汤圆脸不耐烦了：“怎么怎么，还硬要切个有棱有角？不就是几句话吗？当个玩笑不行！要不是我还有事要办，把你们都带派出所去行不，你们时间多得打漂漂吧？”又挥着手要他们走。那三个才哼着鼻子走了。

汤圆脸又盯着阿强：“碴子是你挑起的吧！”

阿强没吭声。对这汤圆脸他心里似乎有点犯腻，自己也说不准什么原因，也许就因为这张脸让人感觉黏黏糊糊的，或许又因为当初那场翻来覆去的宣传。汤圆脸因为抓一名持枪歹徒奋不顾身，让电视热闹了好几天。阿强当时就对电视生出反感了，一个警察抓歹徒还能怕死么，犯得着这样炒来炒去？不过望着电视里的汤圆脸他也生过感慨，看上去黏黏糊糊的人倒是难得跟奋不顾身联系起来呢。

一个三十多岁头顶秃秃的行人凑过来了，向汤圆脸叫：“段所长，又碰上刺头了吧！”汤圆脸没正面回答，只将脸晃一下。阿强瞟了他一眼，调派出所当所长了？当初上电视还是一名普通刑警呢。三十出头就当所长，搭帮

那场炒吧。

汤圆脸向阿强冷着腔调说：“我说你吧，人家唱歌碍着你扫街么？你发个什么飙呢！”

阿强仍然不吭声，耷了眼皮，大幅度地抡起扫帚来。围看热闹的人赶紧散开去，躲着扫帚。那个秃顶还跳了一下，叫着：“咄咄！莫扫到我身上啊！”又跟着汤圆脸一起退开，向汤圆脸轻声说，“一看就是个刺头！”

阿强听到了，抬头回应：“不像你个乌龟头呢！”

秃顶反身用手指着阿强，向汤圆脸说：“你看你看！就这个德行！”

汤圆脸已经走到警车边了，又站住，转身向阿强喝道：“你硬是想让我带你回派出所是么！”

阿强梗着脖子：“犯了哪条我？你就只凶我？他跟你熟是吗？徇私舞弊呢！”阿强并不怯这汤圆脸，他知道如今警察没有过去那般神气了，禁令、规矩一条一条，头上戴了紧箍咒，你乱耍雄可以投诉你呢！

汤圆脸果然收了雄相，只皱了皱眉，转身钻进车去。

阿强又重重抡起了扫帚，现在是有点痛快的感觉了。

环卫站清洁队上班是这样的，每天四个班，第一班凌晨四点半到八点半，第二班八点半到中午十二点半，第三班中午十二点半到下午五点，第四班下午五点到夜里九点半。清洁队分四个组，四个组穿插着倒班，每个人一天要上两个班，上第一班的接第三班，上第二班的接第四班，一周一轮。阿强向站长提过疑问，为什么要分成这样羊拉屎的班呢？将两个班拼作一个班，上班成块休息也成块不好吗！站长说这叫人性化分工，夏天毒日，春天暴雨，秋天霜风，冬天冰雪，一天连续在街头呆两个班，你身强力壮小伙挺得住，人家大嫂大妈挺不住啊。阿强又提出疑问，第一班加第三班，第二班加第四班，每人每天都上了八个半小时班，超了国务院规定啊。站长说，哪能超呢？第一班要在班中吃早餐，第二班要在班中吃晚餐，用过餐总得喝口水歇口气，半个小时不用吗？阿强再提不出疑问了，站长也姓周只怕就是旧社会周剥皮的后代。

阿强白天不上班就躺床上睡大觉，夜里不上班就去网吧上网，只有在网上心情才能一点一点舒展开来，看看帖聊聊天，生活就渗出了丝丝味道。当然有时网上也会令他哼鼻子，一些故弄玄虚的帖子其实是骗他的点击，比方说一些贴图充满诱惑的标题：《一个裸男和一群禽兽》，其实是一个光屁股小

男孩赶着一群羊；《女大学生的床上功夫》，其实是女生宿舍叠得整齐的床铺；《无意中拍到女服务员下面》，其实是饭店女服务员在给食客的火锅里下拉面；《闹市惊现悬挂的裸尸》，其实是一只褪毛的肥鹅挂在汽车后箱外；《MM 一个姿势让一百多个男人举起了双手》，其实是一个车展中的美女车模让许多男记者举相机拍照；最混蛋的是《半夜偷拍女生宿舍》，照片一片漆黑，加一行说明文字：她们没开灯。

但阿强在哼过鼻子后又释然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虚假世界，这点小骗术算什么，还能让人在上当后发笑呢。于是阿强更多兴致在聊天。当然聊天的兴致又在 MM，二十三岁的阿强何尝不想遭遇一场网恋呢。

就果然来网恋了。对方是一个网名叫“弯眉毛”的女孩，长沙人，身高一米六三，年龄二十一岁，也上过大专，学的财会专业，但如今学财会的本科生多的是，她的专业就只能跟一个收银的工作勉强对口了。阿强跟她聊得很高兴，觉得她活泼而有趣，她问阿强是不是真是单眼皮才取个“单眼皮”的网名，阿强说正是，他不喜欢给自己安一些要么装腔作势要么酸不拉叽要么故弄玄虚的网名，而且这样便于双向选择，不喜欢单眼皮的 MM 就不会跟他聊了。弯眉毛就说哇噻，她最喜欢单眼皮了！单眼皮男人才有男人味哩，那个孙红雷就是她的偶像。阿强说那可糟了，有那么一个偶像矗立在你面前，还有我的位置么。弯眉毛就在屏幕上点出一个委屈表情，才不哩，她只喜欢孙红雷的长相不喜欢孙红雷那个人，演电影的太没安全感呢，跟巩俐抱得扭麻花一样。又问阿强跟女的抱过没有。阿强就问女的抱他算不算？弯眉毛半天没回应。阿强一再催问她算不算，他好如实回答。弯眉毛终于在屏幕上打出三个字，每个字后面还跟一个问号：你？是？鸭？阿强迅速回答：坚决打倒侮辱言论！哪个男人小时候没被妈妈抱过？这下弯眉毛的回应比他更快，屏幕上立即排出一长串大笑表情。然后告诉阿强，唯一抱过她的男性就是爸爸，她小时候爸爸最爱抱她了，长大后爸爸不抱她了。但去年过年她在家门口放降落伞礼花，那降落伞挂在门口一棵树上，她爬树去摘了降落伞，却不敢下树了，是爸爸一边骂她一边搬来桌子站桌上将她抱下树来的。阿强差点对着屏幕笑出声来，想象这弯眉毛爬在树上战战兢兢的样子，给她送去一长串大笑表情。

网恋进展很快，阿强和弯眉毛才聊了几天就用上了视频，弯眉毛说阿强果然很有男人味呵。阿强也说你果然有一对又细又长的弯弯眉毛，眉毛还不是描出来的呢。那弯弯的细长眉毛的确不错，配在并不算十分漂亮的脸蛋上，

很是耐看，尤其笑起来，两条细长弯眉一扬一扬生动得很，整个表情就像春意盎然的湖上荡了两条舢板。

阿强认定自己的女朋友就是这个弯眉毛了。但他越是喜欢弯眉毛就越是不敢告诉她自己干的什么职业，他只说自己的工作在街上。弯眉毛就猜：交警？城管？的士或公交车司机？阿强不回答，暂时保密。弯眉毛就送来一个惊异表情：你不是干秘密工作吧？安全局的？阿强说反正不是秘密工作，暂时留点神秘吧。他让弯眉毛也莫说出自己在哪里收银。双方都留点神秘才有味道。弯眉毛送来一个鬼脸，问，那你告诉我在哪个城市行不？阿强说不是要留点神秘吗。长沙那么大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块地方，我在哪个小城市你也暂时莫猜了，反正离长沙不远呢。弯眉毛无奈，最后问，那要神秘多久呢？阿强说，等我到长沙跟你见了面以后再解除神秘吧。弯眉毛兴奋了，送上一个乐眯了眼的笑脸，好吧好吧，那你快点来长沙吧！

阿强也想快点去长沙，青年人热恋应该个个都是这种急迫心情。弯眉毛比阿强还要急迫，早就想跑来跟他见面了，但阿强暂时不能让她来，一来就发现他是扫街的了。正是这种职业的障碍使得阿强一时也不敢跑长沙去，网上逗逗神秘还能距离产生美，见了面总不好再瞒什么了吧。

于是阿强白天不上班也常常泡在网吧里了，弯眉毛已经把自己的上班规律告诉了阿强，上一个礼拜早班，上一个礼拜晚班，早班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三点，晚班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阿强猜那应该是商店吧）。弯眉毛只要不上班就会在网吧里等阿强，她对阿强零零碎碎的上班规律很不理解，她让阿强把手机号码告诉她，不能网上见面她可以发短信打电话。但阿强连手机号码也不肯说，虽然从手机号码只能知道他在哪片地区，但弯眉毛要是在他上班时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在干什么呢？阿强还是用神秘做理由，时时刻刻都能发短信打电话，也就没什么神秘感了，况且他上班也不方便用手机。弯眉毛就又哇噻了，更加觉得阿强神秘，上班零零碎碎还不能用手机，到底什么机密工作啊？

不过热恋到底不能神秘久了的，而且据说女孩比男孩更急于缩短距离。弯眉毛在和阿强网恋一个月后终于要生气了，她质问阿强：你到底是不是真爱我？硬要造个痛苦来网我啊！要不就是个作弄别人感情换取自己开心的骗子！为什么老不肯见面？神秘起来没完没了，要拖到二十二世纪啊！告诉你我可是有个性的女孩子呐，莫得罪我呵！阿强赶紧道歉，说自己正在准备来长沙了，有同事病了没人替他代班。干脆今晚下了班就来吧，明天早上再回

来赶上午班。弯眉毛立即转怒为笑，一连送上六个快乐表情，好啊好啊！我知道一家通宵营业的酒吧，我们去那里坐个通宵。又问阿强什么时候到，阿强说下班后正好有趟火车，十二点能到。弯眉毛说行，她十点就去酒吧占了座位等。她把那家酒吧的名字和位置都告诉了阿强。

阿强赶紧作准备，已经下午四点一刻了。他打的赶到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红玫瑰，又打的赶回家将花先搁家里，告诉母亲今晚下班后去长沙，也许是看女朋友呢。

母亲差点将手里端的一小篮刚择过的芹菜抖出篮子来，眼睛瞪成了鸡蛋。阿强嘿嘿笑着，三两下换了上班行头，告诉母亲明天回来再细说，大步跨出了门。

也只能等明天回来再说了。阿强决定趁今晚双方见面的兴奋，说出自己的职业来，就看弯眉毛的态度呢。

这个班阿强干得格外有劲，他一边设想跟弯眉毛见面一边使劲抡着大扫帚。父亲在傍晚六点钟给他送饭来的时候惊异了，一个班的扫街任务他差不多完成了一小半。父亲面带微笑点着头，说长沙女孩能看上小地方的清洁工，那是眼光远大能看到阿强的今后啊。

接着父亲又抱怨站里的规定，完全可以由他来替阿强当班的。他要去向站长提建议，当班时碰上特殊情况应该可以由亲人代替，这不能算违犯劳动纪律。

阿强却向父亲摇头。跟站长还能提进什么建议么。他也不愿意让父亲替他扫街，要体谅父母亲就体谅到底，去见女朋友也不能特殊。阿强就是这么个有个性的人。

夜里九点，阿强将最后一截街也扫完了。他完全可以提前半小时走人，但他不走，男子汉不干偷偷摸摸的事。况且提前去了车站也得等到十点半才有车。阿强用一只手拖着扫帚踢着脚尖在街上溜达，还耸着肩膀吹着口哨，他觉得这样子其实有几分酷，周杰伦唱那双节棍也可以试试这动作的。初冬的夜里颇具寒意，这一截街的位置又稍显偏僻，行人也就稀少，被阿强扫得光溜溜的街显得格外清冷，正如阿强那清高而不被人理睬的专业，在孤独中空留光洁，唯有淡黄的路灯光撒下些许默默的抚慰。

一辆摩托窜了过来。阿强的目光立即盯了过去。如今飞车贼猖獗，阿强常听说有女人在街上被骑摩托的歹徒抢了包，自己还没亲眼见过，这寒夜冷街上窜着的摩托就得让他注意了。

摩托开得稍有点歪歪扭扭，骑车人是个四十左右的胖子，似乎喝了酒，这不太像是飞车贼，而且飞车贼都是两人骑一辆摩托的。阿强向那骑车人大声说：“小心啊，灌了酒吧！”

摩托呼地从他身边飞过去了，丢下一句夹了笑声的沙哑话：“扫街的蛮关心人啊——”

阿强嘴里含混地骂了一句。“扫街的”三个字夹在那沙哑的腔调里明显听出贬义呢，必须骂一句心里才顺。阿强骂过后又继续走，口哨不想吹了。突然，他站住了。

面前的地上有一个黑皮背包，半个枕头大小，胀鼓鼓的。背带一端连着包另一端却飞落一旁。

阿强赶紧捡起包来。包有点旧了，背带一端脱离包的原因是活动金属柱的球头磨损厉害，从扣眼里脱落了。应该是背在肩头脱落了的，是不是飞车贼抢夺的原因呢？阿强觉得不大可能，被抢的包当时掉地上会立即被主人抢回去，而当时没掉地上飞车贼也不会再让它掉落在地了，除非无价值的包被扔掉。

阿强打开包看，要真是扔掉的，刚才那辆摩托就有嫌疑了。他先在包里看到了一件团成一团的毛背心，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厚厚的报纸包，打开报纸包，竟是一沓钞票，全是一百元的，有六坨用橡皮筋扎着，看样子是一万元一坨，还有一小叠没扎。

阿强迅速将钱又包好装进皮袋，拉上皮袋拉链，伸着脖子朝刚才摩托远去的方向望。这包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灌了酒的家伙掉的。这世道真是不公平，有人在街上天天扫呀扫只拿八百元一月，有人醉醺醺骑着摩托在街上窜却把一大包钱朝街上掉！

摩托远去的方向再无任何声响。那酒迷脑壳的家伙就没发现这么要紧的包丢了么？阿强重又打开包翻找，看有没有能提供主人线索的东西，没有。他赶紧又将拉链拉上，这么多钱可别显摆，就站着吧。一个扫街的手里提个旧包，谁见了也不会起心眼。

果然，偶尔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都不拿眼睛多瞟阿强一下。

但阿强等得心急了，不时看表。十点差一刻的时候，两个人影远远出现了，阿强睁大眼，竟是父亲和母亲，母亲怀里还小心翼翼抱着他买的花。

父亲和母亲急急来到跟前，母亲满腔焦急：“怎么了阿强？不去长沙了？”

阿强也出口急匆匆地：“叫这人害了么！”

父亲和母亲都瞪大了眼。“谁害你？为什么？”父亲大声问。

阿强将捡包和自己的分析都讲了。父亲和母亲惊得半晌没出声，眼睛只盯着他手里的包。

“这样吧，”父亲终于开口，“我提着包在这里等，你赶紧走。”

阿强摇头：“不安全。你一个上了年纪的。”

“我跟你爸一块。”母亲也赶紧说。

“那就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嘛。”阿强还是摇头。

“送派出所去啊，让派出所去电视里打个招领启事！”父亲又说。

阿强点点头：“只能这样了。这人不及时来找，我还老等啊！”

母亲说：“我跟你爸去送，你就快去车站吧。”

阿强晃一下头：“去也没车了，”看看表，“都十点过十分了！”

母亲跺一脚：“都是这烧包佬害的！现在怎么办呢？”

阿强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脑子里晃着弯眉毛坐在酒吧里眼巴巴的样子。突然，他又盯住前方，又来摩托了，是不是找包的来了？

摩托开得比走路还慢，渐渐地近了，车上两个人，驾车的还穿了警服，原来是汤圆脸；后坐上就是刚才那胖子，眼睛朝街面上到处扫，发现这边有人，愣一下，一眼就瞅见了阿强手里的包，“啊哈”叫一声，跳下摩托冲了过来。

“是你捡了呀！哎呀呀！”胖子伸手就要接包，脸上已毫无酒相。

阿强伸一只手挡住他：“是你的么？说说包里有什么。”

汤圆脸也下了车，说：“先核对一下。”

胖子欢喜地搓着双手：“六万块咧！一坨一坨用橡皮筋扎了，今夜朋友刚还来的，一万块一坨。啊对，还有件毛背心，脱下塞包里了，喝酒热起来……”

在胖子层次不清的哇啦哇啦里，阿强听清楚了，年初朋友借他六万元钱做生意，刚有了盈利，今夜请他吃饭，还他的钱还加了一千元息。朋友想陪他一起回家，他说没事，挎个包骑着摩托怕谁呀。回到家才发现没了包，半醉的酒全惊醒了，赶紧去派出所报案。正是汤圆脸值班，汤圆脸分析包是掉了，先陪他一路查过来，看有没有还在路上的侥幸，没想碰上拾金不昧的了。

阿强将包交还胖子，皱着眉说：“为你这包，耽搁我的事呢！”

母亲也接上来：“都怪你这烧包！……不该管你这包哩！”

胖子一迭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太感谢太感谢！”从包里掏出那一

小叠钱塞到阿强手里，“这一千块作感谢费吧。”

阿强的父母亲都愣住了，汤圆脸也盯着阿强。阿强从胖子塞过来的钱里抽出四张，将其余的还给胖子：“也不要你一千。我要去长沙的火车被你耽搁了，现在包辆的士去，这的士钱你得出了。”

阿强的父亲赶紧说：“听说跑长沙的士只要三百吧？”

阿强说：“半夜了，人家打回转只怕放空，没四百不干呢。”

胖子还要将剩下的钱塞回来：“嗨，管你几百，都给你呀！”

阿强挡住胖子的手：“只要你赔损失，多的不要！”

汤圆脸却在向阿强摇头：“这样不太好吧，本来还为你拾金不昧感动呢。”

阿强从母亲手里接过那束花，转身就走：“有什么不好！不要你感动就是了！”

阿强母亲也冲汤圆脸大声说：“我们看了电视呢，捡到贵重东西可以要感谢费呢！”

但阿强并没有见到弯眉毛。

先得怨烧包佬胖子，耽搁阿强太久了，阿强包的士赶到长沙再赶到弯眉毛说的酒吧，已经是下夜一点二十了。他找遍了酒吧也没找到弯眉毛。向酒吧侍者打听，侍者说是有个眉毛弯弯的女孩在窗边一张桌边独自坐了很久，才走了不到十分钟，走的时候好像眼里还湿乎乎呢。阿强又冲出酒吧去，在街上扯着脖子四处看，明知看也是失望，就是不甘心扑个空。

接着要怨自己，太耍神秘了，当初弯眉毛要说出自己的手机号码他都不让，关键时刻想联系都没法子了。

阿强直到早上赶回来上班都在无精打采。懒懒地扫着街，手臂格外没劲，倒不是一夜没睡觉疲倦，在学校里和同学打牌熬通宵也有过的，实在是太懊恼了。他在酒吧呆着就一直没抬过头，要了三瓶啤酒懒懒地吸着，闷闷地坐到天亮，所有的希望只能等到下午，在网上再向弯眉毛使劲道歉了。

今天的地也特别难扫，多出了好些泥土，都是渣土车的责任，前面有个建筑工地开工了，不时有渣土车从街上吼着喇叭窜过去，虽然加了盖，但装得太满总有泥土撒下来，阿强朝一辆窜过身边的渣土车吼一声：“破坏市容市貌啊！”好几个行人都把目光朝他投过来，阿强只好又将嘴巴抿紧，低头恨恨地扫泥土。

扫着扫着阿强又抬起头了，老觉得有行人注意他。一个扫街的有什么稀

罕呀！他正想再扔一句出去，却听到街边传来站长的喊声：“阿强扫呀接着扫呀，莫歇下啊！”扭头一看，站长就立在离他不过二丈远处，旁边还有个肩扛摄像机的，正将镜头对着他。

阿强眨巴着眼，一时有点犯愣。那个肩扛摄像机的跑近来了，对他说：“阿强你好！请你说说，昨晚你捡到巨款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站长也跟着跑过来，对阿强说：“这是县电视台的方记者，要好好采访你呢，节目还要送到市里的电视台去！”

阿强望着他们：“你们怎么知道的？”

站长说：“你父亲今天上班就向我汇报了。我立即报告了电视台。我认为这是……”

方记者打断站长：“我们要大力宣传：一个大学生甘愿干许多人看不起的清洁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又发出了这么耀眼的光彩！”

站长赶紧又接上去：“还不止他一个大学生呢，我们平常就经常组织职工认真学习，经常教育职工，身在马路，胸怀人民，脏了我一个，美了一座城；我们不仅要维护城市的清洁，我们还要维护心灵的纯洁……”

方记者已经将镜头对准站长了：“好，好。那么阿强平时是怎样的呢？”

“平时么……”站长想想，“平时就积极参加我们组织的学习，在学习中积极发言，深刻认识清洁工作的重大意义；还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帮助别人学习……”

阿强望着站长滔滔不绝的嘴，将自己的嘴也惊讶地张开了。他真佩服站长现编现说的能力，过去没发现这水平呢。

方记者却又很快将镜头转向阿强：“阿强，你把站长刚才说的那两句，关于维护城市的清洁和维护心灵的纯洁，通过你的嘴再说一遍。”

阿强粗黑的眉头一直挑着，脸也有点发红，心里像有只手在轻轻地叩击。事情来得有点突然，真的就要宣传他了么？他努力想平静自己，一直希望来番宣传的，现在宣传真来了，就该好好配合呀。

“放松一点，放松一点。”方记者指导阿强。

但阿强总也放松不下来。他从来没面对过镜头，现在要在镜头面前一本正经把站长编的话当成自己的话说出来，心里实在发虚，那对准他的镜头简直有点像炮筒了。

站长有点发急：“说呀阿强，捡到那么多钱没有高风格怎么办呀！把见女朋友的事都耽搁了。”